

文學類大專社會組佳作
霧滴
菲尼克斯與海之家

現在想想大概是在十歲的時候，認識了菲尼克斯。

小學英語班上的老師突發奇想，要小朋友們扮演別人。「任何人都可以喔！」，對於能扮演別人，大家都是躍躍欲試的。現在想想，就連小學生都不想做自己，穿上別人的新衣，帶給我們莫大的勇氣。於是有人是總統、有人是愛迪生，小學生們用直白的形容詞來描述所扮演的「自己」；萊特兄弟 is smart、布蘭妮 is cute。

菲尼克斯 is free and happy。

誰是菲尼克斯？

他模糊地回答，是個在電影裡看過的某個角色，事實上他也不知道為何自己會吐出這個名字，會如此定義這個角色。

而第二次遇見菲尼克斯，則是在二十四歲了。

他從小就那種大人找不出碴、卻又難得不招同輩討厭的孩子。功課不需要人家盯、講一次就記得要去餵貓晾衣服做家事，待人冷靜有禮、有自己的主張卻也不過份、專注於自己的興趣但絕不會讓它影響功課、寫字一筆一劃永遠像高年級的模範小學生。「什麼是中庸之道？看你們班的十四號就知道！」中學的國文老師曾經這麼說過，同學們各個滿意地點了點頭，他就是這樣一個人，是吧？

然後他做了適度的準備、上了想去的高校、之後是大學的設計系。藝術相關學系不是臥虎藏龍，而是百鬼夜行。裸奔的、嘶吼的、用厭世呢喃的方式在自我實現的，那種借藝術之名粗糙地滿足被注目的慾望，他向來都是冷眼旁觀的。他工整、拘謹、充滿不溢線的熱情，比起設計師，更像個會計師。郵票、禮券樣式、大公司的商標、企業識別系統，是他的專門領域。他想他會永遠帶著這份理性，安然如意地成熟老去。

他以為。

替代役的時候，他抽到社會局。那是一個寧願讓你出操三年、也不要在那邊待超過三十天的地方。

在過去的同溫層裡，無法想像的殘酷事件，每個小時每個小時，如急診般被送進來送進來。

虐童。吸毒與家暴共生。靠廚餘為生的九十歲老夫婦。以安穩而悲傷的面容說著，以後自己死前要把這孩子先掐死她才能走得安心的腦麻兒的七十歲老嫗母。

光是打這些字都是折磨，不敢再看了。

他是微波爐裡的生雞蛋，赤裸地被人倫慘劇的輻射環繞，然後爆炸了。

早上出門前還好好的、回家吃過晚飯、午夜之後，他突然在床上手舞足蹈、尖聲吼叫，是快樂而充滿激情的那種。像君臨天下的直銷總裁，像塗著顏彩的搖滾歌手。極度正面！戰慄喜悅！「我是神！我是菲尼克斯！」他歡笑地錯亂著，好像某種力量迷幻地灌頂全身，他不是他，他是菲尼克斯，他是能做到任何事、能改變一切不幸、接近神的存在！

接下來的事有點模糊了，他被送進病房裡，沒有他熟悉的人，只有程度比他輕微或是更徹底的陌生人。幾天還是幾星期之後也許是藥物奏效，菲尼克斯開始冷卻，他逐漸回到自己的身體裡，試著審問起菲尼克斯。

—你是誰？

我是菲尼克斯，我可以做到任何事喔！

—不，你不行。你是來破壞我的生活的嗎？

不，我不是。我只是想讓你快樂，你不快樂，而我是快樂的。

—不需要，你快滾。

這樣不好，你應該快樂，你做不到的事我做得得到，所以我要繼續當你。

他頹然了，無力反駁這一切。為什麼要清醒地面對無法改變的現實，何不陶醉在虛妄之中呢？他時醒時睡，和菲尼克斯拉鋸著，在藥物的衝刷、或是適度運

動帶來的多巴胺救贖，半年後他逐漸清醒，終於能回首這幾個月是做了一場什麼樣的怪夢。

不，那不是夢，是現實。以後他的生活裡多了一些新名字，白色藥袋上新細明體寫著他們叫克憂果、利福全、帝拔顛……

醫生贊許著他的恢復進度，他連做病人都做得這麼優質。這些日子的停擺就當去打工渡假，毋需特別言明，他繼續回到正軌，理所當然地進了設計公司。販賣創意的行業，每個人應該都像個卡通人物那般瘋狂，當然那不是他的作派，他不煙不酒、早餐是有機豆奶、午餐吃家裡的便當、交際應酬從來不愛續攤，以模範草食男的形象，傲視其他糜爛虛華的雜魚們。

「你的嗎？」

有一天隔壁的同事動作太大，把寶特瓶裡的健康綠茶打翻到他的公事包裡，他有條不紊地拿東西出來清理，同事連忙道歉幫忙，看到他掉落的藥袋，同事拿起來給他。

「嗯。」他也不覺得慌張，他也不怕被誰知道。

同事小聲地說了句話，他沒聽清楚，「嗯？」抬起頭，看見對方眯著會笑的、月牙型的雙眼。她是辦公室裡的新進設計人員，比同齡人晚幾年才畢業，小圓臉卻比同齡人還要稚氣。

此後，她開始有意無意地接近他，你喜歡喝植物奶嗎？我喜歡喝有堅果的。你是不是感冒了？給你維他命C。週末有東歐藝術電影展，朋友辦公司的，一起去捧個場好嗎？

他不知道她的目的何在，發乎情止乎禮的接受她的善意。他在想要不要答應她一次又一次的邀約，但他害怕，想和她出去的是菲尼克斯，而不是他。

因為他的認真理性，他很快就升上主管了。更多的過稿及加班會議，更多的不合理、更多的壓力。

一次在和貪婪的廠商開完第N次會議之後的三個小時，大家都下班了，默默的他預感，自己要爆發了，那個菲尼克斯，又要醒覺了。

像自己一般地活著意謂著壓抑與承擔、意謂著疲憊與煎熬、一天又一天，也只

是同樣的感受再經歷三百六十五次而已吧？這些年所堆積的、有比在醫院裡瘋狂的一天裡更快樂嗎？

這一次在驚動到他人之前，他先遞了辭呈，當然他的閃電辭職還是驚動了所有人。

月牙眼同事好似欲言又止，絮絮叨叨地說，如果是自己，辭職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去旅行。去夏天的海之家打工。海之家就是日本海水浴場的商店設施，統稱為海之家，這名字是不是很可愛？很想學做日式炒麵，加了蔬果黑醋和紅薑的炒麵，味道很特別……他禮貌地應了幾句，最後她故作輕鬆的問，那和你加個臉書好不好？

「我從來不用那種東西的。」這倒是實話，但在她聽起來像拒絕。

她安靜地低下了頭，再見，祝你快樂。

接下來的日子，菲尼克斯應該是快樂的，無誤。

瘋狂不是有選擇性的、而是被選擇的。當身體切換成菲尼克斯模式，他就只能無奈等待著清醒時收拾殘局。

他一應該說是菲尼克斯—做了很多事，或「被」做了很多事。

自顧自地說話唱歌是基本款，曾噴金漆在自己身上以為自己變成星戰的C-3PO、曾從板橋走路到桃園再從桃園走回板橋、還曾經在龍山寺那一帶不吃不喝當了三天的準遊民。

還聽說他勇氣十足地跑去應徵潛能開發課的講師，在自信爆錶和奇趣談吐的掩護下，竟然還被錄取—不過在開課前，他還是幫菲尼克斯拒絕掉這份工作了。

嘴碎的旁人不知是看好戲還是真心怨嘆著，本來好好的、簡直可以稱做社會菁英的，現在變成甚麼鬼樣子。

菲尼克斯不在乎，而他則是不敢在乎，他清醒的時候只求讓自己健康快樂，而他知道，其實很多人也都做不到。

他持續在兩個自己之間擺盪，彷彿「生病」就是他的工作。

有一天在他是他、而非菲尼克斯的時候，他在路上遇到舊識。他打完招呼就想走，對方問他這個那個、和他感嘆時間過得真快、問他你們公司那時是不是有個詹小姐？她我學妹，停學又復學的。

他模糊又清晰地想起那張溫馴的圓臉、和月牙眼，是，他記得這個人，對他特別好的一個人。

「她啊，憂鬱症時好時壞啦，休養了好長一段時間，最後能畢業大家都起立鼓掌了。」

她？憂鬱症？他在腦海裡迅速掃描過一圈，怎樣也無法把那個貼心陽光、總是帶著羞澀微笑的她和這三個這麼重的字放在一起。

回家之後，他想了幾天。不知是在他或菲尼克斯的狀態，在網路上搜索、拼湊有關她的訊息。躁鬱者的執著是很強大的，在沒有照片的輔佐之下，他們還是找到一個書寫在舊平台上的、她的網誌。

她怎樣地被傷害、如何難過、做了甚麼事傷害自己，鉅細靡遺地細述自己的空虛及苦痛。

然後漸漸地，出現了一些輕描淡寫的快樂，輕舟已過萬重山似的，慢慢恢復，時間點在他還在公司的這段期間。

網誌沒有再更新下去，他猜想得到理由，生活已逐漸康復，何須執著於悲傷呢？

他無法想像，憂鬱到這麼極致的人，也能有復原的一天。是甚麼給了她生活裡新的希望呢？

現在想起來了，那一天在她打翻寶特瓶時，她說的是，「這些我也有吃。」她是多努力地讓自己快樂起來。他突然對她肅然起敬了。

然後他也找到她的社群網站，公開的相片並不多，首頁上放著一間在藍天與白沙灘之中的簡單木造房子，也許這就是她說的海之家，也許這照片是她自己拍的。

她最近的大頭照是她抱著一張嬰兒的照片，他嘆息了一下，她是該得到幸福

的。猶豫了一個星期，才寄出訊息給她，嗨、好久不見、恭喜你結婚了。

很快地，甚至是飛快地，對方回了訊息。

「好久不見^_____^!!!!!!」

然後是下一句，「我還是單身啦，那個是我姪子。你呢？」

他笑了，他不知道為什麼高興，但首先他得想想接下來要說甚麼才行。